

刍议俄罗斯烟酒消费对人口健康的影响及政策控制*

于小琴

过度吸烟和酗酒是当前俄罗斯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之一,普京曾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反酗酒和反过度吸烟是俄社会的优先发展方向。据2011年俄罗斯社会调查数据,按问题迫切性排名,酗酒仅次于通货膨胀、失业等。俄罗斯烟酒消费量是发达国家的2倍。除了数量上的显著差异,俄烟酒消费在社会各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在酒产品消费结构中,烈性酒占主导,与酗酒有关的疾病发病率、酗酒引发的交通事故死亡率和犯罪率占很高比重。除了酗酒,俄罗斯吸烟人口比重很高,按每年人均吸烟数量,俄罗斯排世界第七位。吸烟导致心脑血管、呼吸道等疾病高发,而俄罗斯年轻女性和青少年吸烟比率很高,对社会公共安全和民族健康带来很大危害^①。

烟酒过度消费对人口健康产生很大负面影响,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寿命有密切联系,关系到2025年俄人口发展战略能否实现。俄控制烟酒措施的历史经验表明,控制烟酒消费是俄人口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特别是在当前人口危机日趋严峻的条件下^②。

一 俄罗斯人口健康危机与烟酒消费状况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口危机不仅表现在超低出生率,还表现在过高死亡率,而过高死亡率则主要集中在男性劳动年龄人口上。当前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为60岁,西

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男性人口寿命甚至不到57岁。按男性平均寿命,俄罗斯在世界上排名第136位,与非洲国家相仿。可以确定,酒精消费与人口寿命,尤其是男性人口寿命存在着密切联系。俄罗斯控制酒精消费的历史经验也反映了酒精消费量与人口寿命,尤其是男性人口寿命的反向相关关系。

酗酒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风险主要因素,过度的烟酒消费不仅是一个医疗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如果每个人年均消费8升以上酒精饮料,则开始危及人体健康,每超过1升,男性平均损失11个月寿命,女性损失4个月寿命。而俄罗斯人均年消费酒精饮料18升,已经达到极限,给人口健康与国家经济都带来了严重损害,更加危险的是,俄罗斯酗酒和吸烟人群中青少年和年轻女性占了很大比重,造成与烟酒消费相关的疾病增加,家庭发展不稳定,对下一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研究员。

* 本文为黑龙江大学2010年度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俄罗斯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hdt2010-33)和2012年教育部项目《社会现代化视阈下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城市化研究》(项目编号:12YJC7700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Г. Г. 扎伊格拉耶夫、张广翔、钟建平:《俄罗斯走出酗酒困境的策略》,《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② 《2010~2015年政府实施反对烟草消费政策构想》, <http://government.ru/gov/results/12407/>

代的健康和教育具有极大消极影响^①。

(一) 俄罗斯限制酒产品消费政策历史沿革及人口发展状况

自沙俄时起,政府实施产酒和卖酒的垄断政策以获取高额利润。此后,斯大林为了获取更多资金发展工业,取消了所有限制,在大众消费性商品生产数量不多的情况下,酒产品消费便是现实货币流通的少数方式,获利数额甚为可观。20世纪80年代初,酗酒对人口健康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宣布禁酒,该措施对促进人口健康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禁酒运动终止后,酒精过度消费对人口健康的破坏作用明显增加,尤其是在经济转轨时期。1992年7月7日,叶利钦废除了国家对酒精饮品的垄断,白酒实际价格迅速下降,酒精消费量增加很快。

苏联时期的禁酒运动和酒产品消费限制对抑制死亡率上升起了重要作用,即使在国家发展不畅的1991年,俄死亡率比禁酒运动开始之前的1984年还要低一些。1992~1994年禁酒运动完全终止,酒产品消费放开导致死亡率的灾难性上升。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相比,1994~1998年俄死亡率快速下降并非因为该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顺利,而是俄政府为了充实国家预算加征了酒类消费的税收,还废除了一些酒类进口和消费的優惠,这些措施带来烈性酒价格上涨和酒产品需求下降。此外,俄政府打击地下酒厂,禁止零售网点出售酒精含量超过12%的饮品。据测算,1998~2005年俄烈性酒消费税额度低于同期通货膨胀水平的增长,即酒类消费税的实际规模下降1/3,这也是该时期死亡率飙升的部分因素。俄罗斯死亡率根本下降出现在2006~2007年,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外,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节酒类生产和流通,酒产品消费出现显著下降,烈性酒生产急剧减少,死亡率明显下降。

(二) 俄罗斯酒消费现状、特点与人口健康

俄罗斯死亡率很大程度上与过度饮酒有关,在各类酒精饮料中,烈性酒消费无论是总量,还是在人口群体中的普遍性,都居主导地

位,并且这一特点在各类教育和收入人口中都很普遍。近年来,烈性酒消费逐渐转向老年人群,年轻人趋向饮用啤酒,而高层次教育群体则趋向于果酒消费。适度饮用烈性酒或啤酒对健康不会造成显著影响,而俄罗斯人过高饮酒频率使死亡风险增至60%。

1. 俄罗斯酒产品消费的特点及趋势

俄罗斯人消费每升酒精死亡风险度明显高于西欧国家。在酒产品消费结构上,俄罗斯人口饮用高浓度酒比重更大;在酒产品消费类型上,俄罗斯人口属于北方饮酒类型——短期、大剂量。另外,俄卫生保健发展缓慢以及传统上俄罗斯人口健康处于极值状态等因素使死亡风险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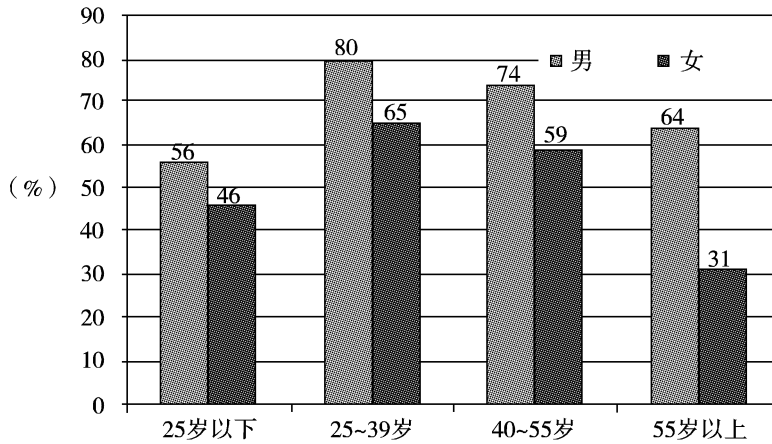
据世界各国社会调查数据,理想的酒产品消费结构可使饮酒危害降到最小,在各类酒的分布上,啤酒占50%,果酒占35%,烈性酒占15%。据2002年俄罗斯官方统计数据,不计未登记的酒精饮料,烈性酒销售占总量的35%。据统计,俄罗斯3/4人口饮酒,各年龄组中,男性饮酒比重更高,18~25岁及55岁以上人群饮酒比重较低(见图1)。另外,收入较高人群饮酒比重更高一些,但收入和教育参数对酒产品消费的差异并不大^②。

从酒产品消费结构来看,俄罗斯啤酒消费极其普遍,甚至多数人不把啤酒视作酒精饮品。俄罗斯近70%的男性和50%的女性饮啤酒,超过60%的男性和37%以上的女性饮烈性酒,约12%的男性和5%的女性饮自酿酒,约40%的女性和11%的男性饮干红葡萄酒或香槟酒。从饮酒频率来看,烈性酒饮用频率最高,其次是啤酒和果酒。从消费群体来看,近年来啤酒消费逐渐转向年轻化,而烈性酒消费转向年龄更大群体,即由原来的烈性酒消费占

^① M. C. 戈拉霍夫:《俄联邦青年人中健康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和体育运动文化的宣传》, http://www.ros-medportal.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26

^② И. 杰尼索娃:《寿命短原因在于饮酒》, <http://www.polit.ru/article>

图1 2006~2008年俄罗斯各年龄组烈性酒消费占被调查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阿·涅姆佐夫:《俄罗斯人口的酒精消费和死亡率》,http://www.polit.ru/article/2010/12/20/demoscope443/

主导趋向于饮用啤酒(见图2和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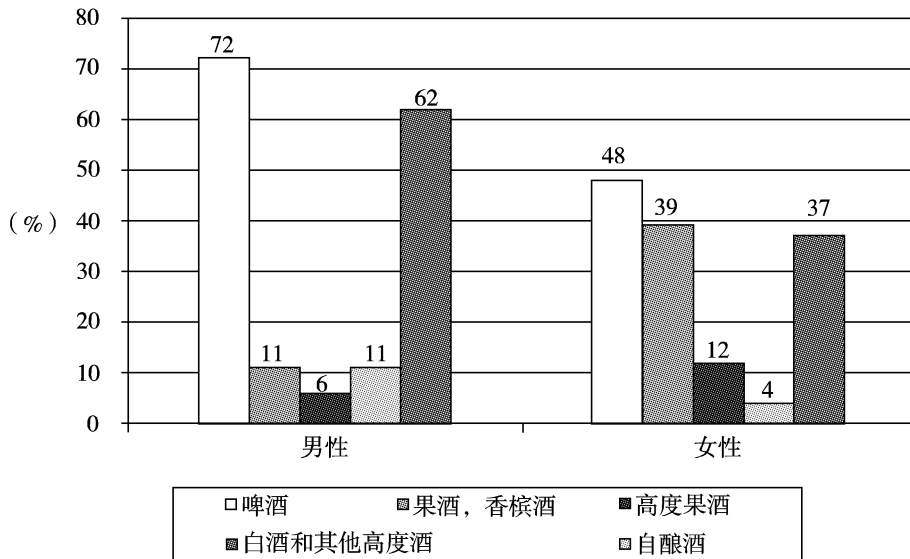
2. 俄罗斯过度酒精消费是人口超高死亡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与外高加索和中亚国家不同,俄罗斯存在着很严重的酗酒问题。在俄罗斯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古什和达吉斯坦共和国酒精消费量少,人口寿命指标最高。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处于死亡率危机最深的并非保障程度最低的人口,如退休人口、儿童、女性

等,而是酒精消费量最高的男性劳动年龄人口。从俄死亡率动态和酒精消费量来看,二者存在着很密切的联系(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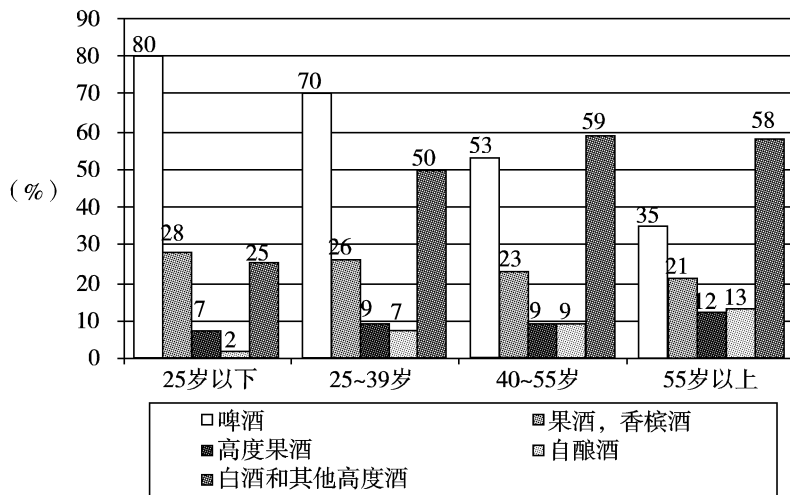
从图4可以看出,烈性酒消费量与人口寿命有着很强的反向关系,即酒精消费量高的年份,人口寿命指标相对较低;而酒精消费量低的年份,则人口寿命指标相对较高。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1985~1987年苏联实行禁酒运动,酒精消费量减少27%,男性死亡率下

图2 俄罗斯按性别消费酒产品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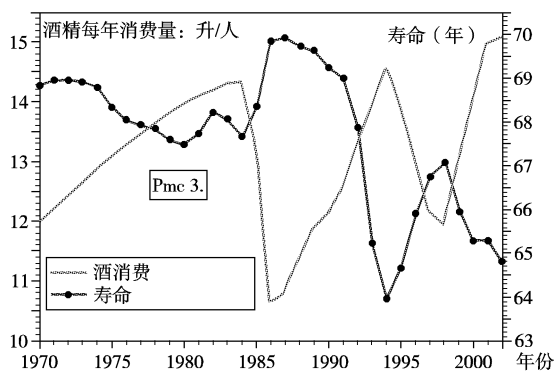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同图1。

图3 俄罗斯按年龄组人口消费酒产品结构



资料来源:同图1。

图4 1970~2000年俄罗斯酒精消费量与人口寿命动态



资料来源: <http://demoscope.ru/weekly>

降12%，女性下降7%，酒精中毒死亡率下降56%，男性不幸事件死亡率下降20%，心血管疾病下降9%。禁酒运动终止后，男性死亡率急剧上升。据俄罗斯人口学家阿·涅姆佐夫计算，禁酒运动期间的1986~1991年至少挽救了122万人的生命。据A. 维什涅夫斯基和B. 什戈里尼科夫考证，转型后俄罗斯人的主要死因是血液循环系统疾病和外因死亡（酒精中毒、凶杀、自杀和交通事故等），酒精作为主要诱因在这两类死因中起了很大作用，并且酒精消费对外因死亡的作用要高于血液循环系统疾病。据阿·涅姆佐夫计算，酒精过度消费在外因死亡中所起的作用约占60%，酗酒也是俄

罗斯高犯罪率的主要诱发因素，一半以上的凶杀都是在酒后引发的。据最新死因结构分析，7大类死因中与饮酒相关的3类死因对死亡率上升起主要作用：酒精中毒——18%（50~59岁年龄组占4.4%），心肌缺血——1.7%（50~59岁占4%），酒精肝——0.7%（50~59岁占1.6%），与酒相关的死因占总体死亡的20.4%，其中10%为50~59岁年龄组人口。另外，酒产品过度消费还会提高系列慢性病死亡率。据测算，酒精过度消费对俄罗斯超高死亡率的影响占37%以上，而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则超过40%。对遭受严重人口危机，有着重要地缘政治地位的俄罗斯东部地区，每年因酒精过度消费造成的死亡达50万人，并且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①。

（三）俄罗斯烟草产品消费及反吸烟战略

俄罗斯为世界烟草消费大国，据全球吸烟人口调查数据，俄罗斯有4390万人吸烟，占人口总数的40%。其中，男性占60.2%，女性占21.7%。在被调查的14个国家中，俄罗斯人吸烟最普遍，近半数的俄罗斯烟民为19~44岁的经济自立人口，其中男性占70%，女性占40%，

^① 《2010~2015年政府实施反对烟草消费政策构想》，<http://government.ru/gov/results/12407>

并且儿童、青少年和女性吸烟比重快速增长,19~24岁年龄组中男性吸烟比重为62%,女性为38%,吸烟年龄提前了8岁。此外,调查显示大部分俄罗斯人对吸烟危害性了解不足,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和女性^①。

吸烟不仅危害烟民自身,还危及周围人,主要是成长中的一代。据统计,俄罗斯人平均每天吸17根香烟,吸烟导致的死亡每年达40万。俄80%的人口遭受被动吸烟危害。俄罗斯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反对吸烟框架公约已3年有余,其承担该公约责任遭遇了重重困难和阻力。但政府仍通过了《2010~2015年抵制吸烟的国家政策规划》,奠定了抵制烟草的法律基础。

2010~2015年俄罗斯抵制吸烟政策旨在为保护俄罗斯人口健康创造条件,达到未来将吸烟率降低25%的目标,减少吸烟引发的疾病率和死亡率。作为反吸烟专项规划,俄联邦中期目标规定:将俄吸烟普及程度降低10~15个百分点,不允许儿童、青少年和孕妇吸烟;降低二手烟对俄公民的危害,教育、医疗和健身场所、文化机构以及所有封闭场所内禁止吸烟;提高民众对健康风险的认知度,将抵制吸烟的宣传普及到总人口的90%;分阶段提高烟草产品税收,达到欧洲国家的中等水平。

二 俄罗斯烟酒控制的具体措施及预期效果

当前,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烟酒消费的特点,俄政府采取了分阶段控制的长远战略。通过征收烟酒消费税,提高烟酒消费价格是控制烟酒市场的主要措施。

由于烟酒消费带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特点,为了增强全民族健康,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人口死亡率,控制烟酒消费将成为俄社会长期发展战略之一。

(一) 限制酒精消费的各项措施中,包括限制酒产品销售、流通,限制酒产品广告,提高酒产品价格以及限制饮酒地点,进行罚款制裁等

俄罗斯限制向未成年人售酒,在某些地

方,如大学、医疗机构等限制酒类产品销售。2010年6月俄联邦主体实施了限制售酒时间段措施。国家通过贸易许可证制度对酒产品流通总量进行直接控制。售酒许可证数量根本下降使买酒便利程度大大降低。限制酒产品广告包括限制广告时间和地点,以及不允许在大街、公共场合和电视上做烈性酒广告等。

提高酒产品价格是俄禁酒政策的正式举措。俄烈性酒价格先前极低,并且相对于平均工资来说,烈性酒价格持续下降。如果说1995年俄居民平均工资可买25瓶烈性酒,那么2009年能买79瓶。俄啤酒和烈性酒价格比为1:4,而在其他国家为1:8~1:12。与欧美国家相比,俄酒产品消费税率不高,尤其是烈性酒消费税率更低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俄罗斯啤酒不是取代烈性酒,而是补充烈性酒消费。二者消费几乎完全平行,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地区和微观层面,低度酒都没有替代烈性酒。

俄罗斯在限制酒精消费政策的实施环节存在一些问题。自2009年1月1日起,俄实施烈性酒的最低限价为半升89卢布,正如贸易统计数据表明,这一举措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酒精消费总量中烈性酒比重先前占50%,当前下降1%,但这一比重仍显著高于多数发达国家。试比较,发达国家烈性酒消费在酒精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2%~22%浮动。根据酒产品市场参与主体估计,限价令并未出现烈性酒消费的明显下降,只有不超过10%~15%的消费者转向低度酒消费。

研究表明,收入的增长总是带来酒精消费的增长,因此减少酒精消费不能仅是提高价格。此外,年轻人对价格提高更敏感,从禁酒政策的结果看尤其如此。因此,通过消费税提高酒消费价格成为禁酒政策的优先方向。同时与黑市酒作斗争,须要并行严格控制非法酒产品的流通。

^① K. P. 阿姆拉耶夫:《俄罗斯烟消费的普遍性、对人口健康的恶化以及限制烟消费的措施》, <http://www.zor-da.ru/muz/metodicheskie-materialy/>

限制酒产品消费的另一重要措施是限制饮酒地点以及对醉酒行为施以行政处罚。据调查,如果消费地点在大街上(公园、街心花园等地),饮酒量会更高。因而,醉酒、外伤和死亡数量会增长。尽管在地铁内饮酒要施以罚款,酒后驾车的罚款数额也有所提高,但法律的实施效果却有待增强,当前以行贿避免罚款的行为很普遍,社会和监督机构对此也很宽容。因此,俄亟须严格立法以及更严格监管执行。

(二) 严格限制吸烟地点,提高烟价,通过政策约束帮助烟民克服对烟草的依赖性

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完全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研究数据表明,禁烟令的实施带来烟草产品消费的下降,尤其是年轻烟民的吸烟数量,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其中包括被动吸烟)发病率和死亡率也会有所下降。俄罗斯将分阶段在教育机构和医疗场所、交通工具、工作地点、饭店等公共场所实施禁烟令。

提高烟价是减少烟草产品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对年轻烟民。俄罗斯调查数据表明,通过消费税增长提高价格,对控制年轻人烟草消费效果明显。与欧洲国家烟价相比,俄罗斯烟草产品零售价一直不高,烟草消费税很低。另外,烟的价格和质量浮动很大,对于贫困阶层,价格不会成为获取廉价烟的障碍。俄罗斯消费税占香烟价格的14%,而欧洲国家消费税占香烟价格的70%。发达国家研究数据表明,价格的提高首先减少了年轻人中新烟民的数量。分阶段地提高消费税达到欧洲国家水平,应该是俄未来控制烟草消费主要措施之一。东欧国家和乌克兰等国烟价的急剧提升并未带来社会的大规模抵制,相反,数据表明,高收入国家烟草产品零售价提高10%会减少4%的烟草消费,中低收入国家会减少8%的烟草消费,降低了吸烟的普遍性。除了立法和经济层面的措施,2010~2011年俄卫生和社会发展部展开世界无烟日活动,旨在促使俄罗斯烟民戒烟,宣传生活中无烟的好处^①。

当前,俄罗斯采取了许多必要措施抵制烟

酒消费的泛滥,但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实施,而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内各界的共同努力,还需要国际层面的协作和支持。

三 对俄实施烟酒控制政策的反思

俄罗斯限制烟酒消费的新法案是系统性的综合措施,包括预防周围烟雾对健康的影响;通过价格和税收限制烟酒消费;烟产品包装上要写明成分;宣传吸烟危害性;禁止做烟酒产品广告;对戒烟和戒酒人群提供医疗援助;避免非法烟酒制品流通;限制烟草生产及批发、零售贸易,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当前,维护公共安全、保障公民健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俄罗斯的社会人口发展面临着重要挑战,政府通过严格立法、加强社会保障等系列手段和措施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其政策调控的效应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迪。

首先,从烟酒禁令实施层面来看,烟酒产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政治压力和国际压力,如果不能完成其健康转型,就应缩小其发展规模。控制烟酒产品消费的危害,不应仅将其列入卫生、食品部门等专项规划,而应从立法和监管层面上严格控制。

其次,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烟酒消费群体具有一定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控制烟酒消费应作为一个长期社会发展战略,而不应只是短期举措。俄罗斯烟酒消费限制政策也表明,为了提高国民健康,改善人口问题的尖锐性,需要长期一贯地控制烟酒消费。

最后,从实证经验来看,俄烟酒消费禁令的中断和缺乏限制烟酒消费长期战略加剧了俄社会人口问题的尖锐性。从这一意义上说,俄限制烟酒的立法实践为中国利用政策和税收杠杆调控烟酒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借鉴。

(责任编辑:李丹琳)

^① Л. С. 扎西莫娃:《俄罗斯青年中形成健康方式及限制政策》, <http://www.rosmedportal.com>